

心

鎧

王骧陆上师 著

《心 鎗》

王骧陆上师 著

2023 年 8 月排



HOME OF THE HEART

以般若为宗 以总持为法 以净土为归

心惶

社会上的一切事业，都是人作主脑，所以称做人事。但人所以能造作一切事业，还从思想上出发，所以心是人生的主脑，心亦就是万物的主脑。

人的贤愚，是心的贤愚，其思想计谋分别动作都是心。灵巧的是贤，呆笨的是愚，其实心是一样。社会上一切文化，无不由心去建立，一切学问，也无不由心去发明。但世人尚都不明白心究竟是什么，就知道是脑海作用，或说是心脏里的动作，发出来的思想念头，就叫做心。至于心的如何启发，念头又如何出生，这个道理却莫名其妙，所以说心。

心理是人生最密切的东西。如果不明白心，就是不明白自己，那一切事业的造始也就不明白了。不明白就是糊涂，一切恶事颠倒，都从糊涂上产生。等到善恶颠倒，人就难以生存。所以心理学就是人生学，因为它是人生最大的要素，又是社会上最大的问题，学界里最大的学问。

要明白心理，先明白心是什么，明白了心，一切就解决了。有人说心是思想，这思想是从脑海里生的，又说是从心脏里生

的。但说得都不甚对，我们且细细地研究一下。

一部发电机，大如锅炉轮盘，小至孔管螺钉，无一件不是整个的机体，缺一不可，不能分零整和重要不重要，因为是全体运动的。人身的组织，亦复如是。赖者血气的流通，全体帮助这智能出发。不能单说是脑海，也不能单说是心脏，因为离了肝肠肾胃，就不生心。不过有思想时，气是提上的，力量在脑部多一点罢了。又肉团心和思想心，两个同叫作心，所以有这个议论。至于人们，往往有思想存在肚里的观念，当做心在“心”里。不知人们有个执我的习惯，感觉饥饿是最苦，就指着心胸中间就是自己了。更因为中部最吃苦不起，保持得格外要紧，就不知不觉说心在“心”里了。（注：心，代表心理之心；“心”，代表心脏之心。）

我又把水来比。水本来不动，因地有高下，所以下流。水又本来无浪，因风才有浪，浪起于水。同是一池的水，不能说这个水会起浪，那个水就不会起浪，可见是全体的。心的发动，也是全体的。

人倦乏了，睡在床上，一念不起、四肢舒畅的时候，完全不觉有我了。忽然腿上被蚊子咬了一口，才有个觉得，这个觉得，就是我，就是心。那心在那里起的呢？是不是腿上起的呢？

又何以浑身都觉得痒起来呢？

肉体身的由病而坏，约有七种变化。第一是滞，就是气滞；第二是阻，即是血阻；第三个是酸，就是筋肉内部的阻滞，病又更进一层了；四是痛，五是麻，六是木，七是死。到了木死的时候，是血气达不到了，神经作用也止了。可见心的知觉，本是个遍满的，不单是脑海和心脏的。

但心既是周身遍满的，何以在身里有通塞阻滞呢？有来去呢？有觉有不觉、有到有不到呢？又可见心和身是两个物，可分可合的。又如电和磨电机，也是可分可合，磨就有，不磨就没有。电是电，机是机，还是两个物。更如水和浪，也是分而不分、不分而分的了。正在起用时，仿佛是一个，不起用时，却又是两个了。

心和身体，既然完全分不开，决定是一个物。又何以身体残缺的时候，他的思想又竟完全不缺呢？可见还是分得开的。就是身是身，心又是心，身可以死，心不会死的。又如电灯，灯可以破坏，电不会变灭。又如水与波浪，波浪有来去，水毕竟是不变不灭。

身是心的借用品，心没有身，就同梦想，只有自己晓得。身没有心，就同已死尸体，一切完全不能动作，和木石不二。

所以人的言语动作，在表面是身，论主体还是心。因此宇宙间一切一切，都包罗在心之内，除非有一个东西可以比仿，就是空间。只要你说得出来的大东西，如大山、如地球、如漫天日月星系，都是包在空间之内，亦是包在心之内。但空间又包在心之内，可见更没有比心再大的了。

空间只有广大，不能变小，但心却可大可小，大起来无量无边，小起来如一针孔，并且还可以再小到一百万万倍。

心是没有形象的东西，但又不是虚无的东西，只好拿吃的东西来比，或是菜或是笋。菜笋是看得见的，鲜味是看不见的，你不能因为看不见，就当他没有。也不能说尝得到味，就说他真有。因为菜笋的味，不是单独有的，且是菜笋和舌头相合才有的。所以心是非空非有，有是假有。又说真空不空，妙有不有，才是至灵妙的心。

身体坏了或残废了，心不会坏，因为他是不灭的。又如一个花瓶破了，永久是破，不会再复原。心却不然，昨日是极恶，今日又忽然变好，可见昨日的坏，不是真坏。今日变好，明日又忽然变坏，可见今日的好，也不是真好。因为心是非坏非好，随环境的变迁而转。好比白布上的电光，忽而红，又忽而黑，不是真的红黑。布是本来白的，非红非黑。因此心本来也是净

的，非善非恶，所以称灵妙。

明白了心的所以然，才可以研究心的来源。心从何来，大家都知道因境而有。譬如眼见物、耳闻声，遂起分别思量，这是个心。又如钟本来不鸣而可以鸣的，如有人拿棍子来击，然后铿然发音，这个棍子是外境，铿音是动心，但钟又是什么呢？大多数人又把他当作肉身，这是大错而特错了，这个道理，却最要紧。

大凡一个人和一切动物，都有性，叫做灵性。灵性合在身上，才是个活人。灵性离去了，便是个死人。灵性乱了，便是个颠狂人。灵性清了，便成个智慧人。灵性好比钟身上的响质，钟的形状是个肉身，铿声是个心。又比如水是性，波是心，波离了水不能成波。钟的音声，忽来忽去，水的波浪，时有时无，毕竟不可得。但水和响质是终究不动不变不生不灭的。

因此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心是幻起幻灭的。性是镜，心是形，性是体，心是用，论体是一，论用是二，其实非一非二。

因此人有三身：一肉身，因有色，所以又名色身；二法身，就是性，名为法身，因为宇宙间所有一切法，都从此性中起的；三曰化身，就是动心幻作，一切见闻觉知行住坐卧等，种种幻化，故曰化身。这三身又好比肉身是灯，法性身是电，幻化身

是光，三而一，一而三，其实非一非三。

因此明白了性是恒常不变的，心是幻来幻去的，体用又不二的，就叫做明心见性。

性是无所说的、无可见的，只有靠心，心的一切动作，正是表性。以下所说的一切心理，正是性中猛然发出来的心声。听者不必强分为二，也不必死执为一。

心的变化起用，真是无量无边。现在世上惟心唯物两派，争论得厉害，其实还是一个心。

“惟”是思惟，“惟”是依据。要知思惟和依据，都是心去思惟依据。种种科学发明，是靠人去思惟，依据物质来推究，没有甲物，就不能发明乙物，最初起点，还从思想上出发。因此说到惟（或唯或维），就已是心了，何必再分两派呢？不过惟心学也是学问中之一。心是惟心唯物两派共同的一个主人，本书范围，单讲心。以上是说心的体，以下是说心的猛然变化，是个用。

心分三类：一善，一恶，一不善不恶，名为无记心。

心又分三点：第一不动心，即是性的本体，圆圆浑浑，不动不变的；第二依他起心，就是依据对境，才起心动念；第三

遍计执心，就是执住了对境，去种种思量，周遍计较，分别是非顺逆人我善恶，乃至一切一切，无有穷尽。世人的心，终不出此三点，因为对外太忙太乱，反把自己的本体性忘记了。

性的不生不灭，和心的幻来幻去，又怎样讲呢？譬如我闭目沉心时，一念不起，忽然见一个人到眼前来，我心影中就有个人，这个影象，谓自我发，则因人而有，无人则没有，谓自人发，则念和影像，是在我而不在人，两物相因而来，不能专算我，不能专算人，也不能算是共有，因为主体究竟是谁呢？所以来时终不知从何而来，生时终不知从何而生，所以叫做不生。及至见人之后，忽又来了一只虎，我心中的影象，又转变为一只虎了，但刚才见人的影象，又往哪里去了呢？譬如物件，来必有所，去必有方，究竟灭到何处去呢？所以叫做不灭。在这个不生不灭的性中，忽显惶然幻来幻去的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心是个感觉的东西，所以叫作觉心；心是个最随和的东西，所以容易染成习惯；心是个不定的东西，所以天下一切道理，都无定义；心是个比量的东西，所以世上一切，是成为相对的。

人身根本就是个苦，肉身是最苦不起的东西。普通人身，至少有一百磅，只靠一张薄的皮来包住，一口气来顶住。所以饱不得、饿不得、热不得、冻不得、痛不得、酸不得、痒不得，

连说一句话也重不得、轻不得，你想苦不苦呢？人身不能吃苦，所以要喜柔和、贪安乐，最好和顺自在舒适，因此柔和的东西，最容易上瘾。这个贪字，是不知不觉的养成，因为贪，所以成习惯、成比较，因比较而分别争论，忘其所以，遂至争夺计谋残杀，离安乐和顺的路更远了，然而贪安乐的心不会消灭的。

心最坏的是比量，譬如饮食一事，今日豆腐不好吃，不是今日豆腐不好吃，因为昨日吃了蘑菇了。昨日蘑菇又为什么好吃呢？因为前日是吃的豆腐。但是豆腐有时亦好吃，因为烧得好。又有时蘑菇虽烧得好，也未必好吃，因为已经吃饱了。可见一切是比量。又可见比量根本就是靠不住。但人偏要去比量，因为要求安乐舒适，忘其所以。可见比量终是苦，苦在没智慧的比量。

因为没有智慧，所以蘑菇使你喜，你就不得不喜。豆腐使你苦，你就不敢不苦。人做了一切一切的奴隶，自己心无主宰，岂不是个苦人么？

世上一切的事，如果不分别比量，那末善恶都不分了，是非都没有了，此又断断不可。所以分别不是不要，比量不可没有，只要明白他本体是无定义，原是个假的，不上他的当罢了。

何以谓之无定义呢？譬如一瓶辣酱，有人尝到就苦，有人

喜爱不舍，非此不饱，可见辣酱的好坏，原无定义，只是人心上假定的分别。又如爱国是个好事，要扩张武备，也是个好事，但无故侵略别国，引出各国的疑忌和反动，自己更添许多恐慌，爱国反成了害国。可见一切全是无定义的。

人如果知道无定义，能从大处分别，大处爱国，便不苦了。所以分别比量不是苦，环境一切苦不是真苦，身苦也不是苦，只有没智慧，被环境冲动，心无主宰，才是真苦。

环境不是可以冲动我的，是我自己去攀缘环境，把他引过来计较分别，自生知见，遂成颠倒，所以是苦。

心随境惑，名为心垢，必须去之。如镜上尘垢，擦去了，镜就不昏了。但尘垢擦得下来，且是二物，心却不然。心是镜中的影子，影子擦不下，并且亦无损于镜，只要转一个明白的心念，顿然就光明了。心中起的糊涂烦恼，虽名心垢，毕竟无碍于性体，只要人明白认识，原是个幻的空影，不把他当真，苦厄自然断了。

或问心既然一样，何以人的贤愚有不同呢？要知道这完全是因为各人的习惯不同。譬如农夫习于农事，农事件件明白，是他的贤，但于读书做文章是愚的了。读书人不能耕田，这是读书人的愚笨。所以牛能负重、马能奔驰、鸟能飞翔、鱼能游

泳，狗的鼻子、苍蝇的嗅觉，人们绝对不如他，因为心力和习惯各有偏重的缘故。

世间的万恶，无过于心乱。所以杀人放火之前，往往误在半醉，因为酒可助他的颠倒勇气。又世间的作恶，无过于引人心乱，使他颠倒。好比许多坑，有财利坑，有恋爱坑，又有文字坑，有主义学说坑、各种邪教坑，落了进去，不容易出来。还有一个最毒的，就是我见坑。但许多坑，固然由我见而跳进去，但仍旧要靠我见跳出来。所以心是忽觉忽迷，迷是跳入，觉是跳出，如果真觉了，识得是坑，再也不会跳入了。

坑的深浅，就是习气的深浅。人把习气减轻了，坑也自然浅了，等到可以随便跳进跳出的时候，坑也就没有了。

人事无常，一切无定义。如当他有定义，执着勿放，这便是惑，施行到外面去，就是颠倒。

我人要在社会上奋斗，要胜过一切，成就种种大事业，缺不得三个条件。第一是定力，心定了，然后观察微妙，见机灵敏，遇到拂意事，心不动摇，此是根本；第二是识力，因为心定了，认识格外清楚，判断力强，遇事不会上当了；第三是体力，凡是心定的人，血气必定和畅，精力也格外强健。但此三事必从心上求得，所谓以心制心，以心摄心，心摄于一，无事

不可办了。

人事的颠倒，皆由人心浮动，失去主宰，被潮流卷了去。所以要先练不惑两个字。先自己明白自己，此实是人生最大的学问，为一切学问之首。而明白自己者，即是明白自己的心，把心性的相貌认识了，那就一切解决了。

心的源起，由于对境。外境有六种，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法就是道理，见到一种事，起出一种道理来，谓之法。内心又有六种，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内心与外境相合，就起了六识，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转到了识之后，就分出三类来，就是善、恶、无记。因此人事纷纷，诤论不已了。（无记是不善不恶）。

识是知识，知识要依据实在而有相的东西来研究。譬如科学上种种发明，是根据旧的来发明一个新的学理。至于心上加心，凭理想上无相的意境，起出一种道理来，是叫做智慧。智慧呢，是从大处着想，圆观普察，把心放在一切事物的上面，使一切的事物，在我的心里，方可以明察勿缺，是大的，是广远的。知识呢，是依据事物专心研究，把心放在一切事物里面，范围是小的，是精细的。例如飞机汽车的制造，是用知识，不有旧的，不能发明新的。至于运用飞机汽车，却要用智慧，观

察人类的道德和环境。如人无道德，每利用科学作恶，势必借汽车去奸盗，飞机去放炸弹了。要设法去限止他，此须智慧，就是心上加心，识上加识。可怜世人只知道求知识，不知道求智慧。所以人类的互助力小了，争夺残杀恐怖的事多了，社会文化渐渐退了，人类的生趣格外枯寂了。世人但知道飞机进步，以为文明进步，此即是颠倒缺乏智慧。不明白人生观，势必成为强盗禽兽世界。战争是一切罪恶的果，是一切人事最痛苦的教训，但人受此教训，终不咸悟，落在这火坑中都不知道，实是惑业的一因一果。

求安乐，是人心理中唯一的本位，但眼光越短的人，所求的安乐也越小，越性急。人被环境所冲动了，不觉养成几种习惯，第一急于求财心，第二贪便利省事心，第三幸得心，欲求达到此三条的目的，于根内又潜伏了一种第四窃取心。例如赌博，赌博人的心理是第一因无事乏味，心无寄托，借以消遣，第二因为可以侥幸得财，第三因为比做劳苦事舒适，且可不用心，第四因为可以窃取他人所有。养成此习惯后，人无有不荒废事业，变坏心术的。男女奸盗的事，也由此而起了。所以救国第一要救心，救心第一要戒赌，而戒赌的方法，在使有高尚的娱乐，改变他的气质，先使他明心。

求安乐，必得先明因果，种何种因，必得何种果。社会上一切人事，只是互助，要取得他人助我的果，必得我先施助他的因。有相当的条件，然后有来去，有报酬。社会上一般人普通心理，上而圣贤，下而盗贼，总是不愿意受人欺骗，连欺骗人的人，也不愿受人欺骗，可见欺骗是人一时的自弄自欺，断不是永久的道理。人只要种一次欺骗的因，从此拔不出来了，正如急水放舟，挽救真不容易了。只有明心的人可以明因果，不明因果者，是世间第一等苦人。

作恶不必是杀盗淫，凡杀盗淫之前，必有所引，如富家种种阔绰，足使一班穷人不安。人的幸得心、贪求心、怨恨心，由此而起，久久资成盗淫，一半是物的引诱，一半是自己无知识。所以最苦的孩童，是生于富贵的人家，最贱的人，是富贵而无教育者。

世上一切苦，无过于心不安宁，不论穷富。有求不得苦，有爱别离苦，有怨憎会苦，总之一切心如火炽的苦，为什么如此呢？就因为前面有个物，不是患得，就是患失，是被物所引诱了。

有人说，我一生好古玩，岂不也是快乐心安，何必再求心安呢？此理本是不错，但不是究竟的。因为古玩是靠不住的，

终有两个爱别离苦，不是他离你，如遗失伤坏等类；就是你离他，如你死的时候，终究要苦了。

但又有人说，我好古玩，原是逢场作戏，我并不当真，此便是口佞心伪，如果向他索取，他又不肯了，立刻恐慌了，所以根本不明，终究是个苦，更苦在终日在苦中而不知是苦。

人求安乐。本无定义。有求财。有求名。但总不外求合我意的要紧。如果不合我意的，财也可以不要，斗气即是求合我意的。可见一个我见，是最苦了。人往往为了细故，累年经讼不休。变成一个穷人。后悔也来不及。此误于一时的我见。试问欧洲第二次大战，是不是因于我见。

世上最不经用的是财，最快过的是时光，最不易知道的是自己几时睡着。最靠不住的是寿命，最糊涂不过的是心，最固执持的是我，最不能分正反面的的是玻璃，最决不定的是三叉路口，最不明白的是因果，最苦的是无福人。最可笑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，最呆笨的是欺骗，最难而又最尊贵的是明心见性。

人要在社会上成就一切事业，始终不能离了众人。用的人越多，他的地位越高，事业越大。然而用人不全在乎金钱。第一要得人心，得人心是要通达人情。因为人的心理，虽大部分

完全一样，小部分却变化太多。如能就其习惯风俗，曲为顺随。处处使其满意，必可一致和我会和。古人云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。”又云“一言而可终身行之者，曰恕。”诗云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”此全在以我心体贴他人之心，心心相合，名曰同心。二人同心曰仁。

心的妙用无量，作的事业也无量。总是我们的心先做起，古圣先贤立论之所以千古不变。乃因为心性的原理是千古不变的，不比科学，是日月更新，日月齐明，变迁不定的。然而心的本体虽然不变，心的用却千变万化。因为环境是有千变万化的，但说来说去，只归到一个“安”字。这个原理，是永远变不了的。兹说尽心的法门，把古圣人的言论来对照一下。

- 心要庄 君子不重则不威。又曰：临之以庄则敬。
- 心要和 礼之用，和为贵。
- 心要信 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。又曰：民无信不立。
- 心要恭 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
- 心要乐 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
- 心要温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
- 心要定 四十而不惑。

— 心要通 吾道一以贯之。又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

— 心要忠 为人谋而不忠乎。

— 心要明 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

— 心要刚 子曰：枵也欲焉得刚。又曰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又曰：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

— 心要愚 邦无道则愚，其愚不可及也。

— 心要宽 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又曰：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

— 心要直 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。

— 心要谦 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

— 心要仁 仁者乐山。仁者静，仁者寿。又曰：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矣。

— 心要知 知者乐水。知者动，知者乐。

— 心要巧 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

— 心要勤 我非生而知之者。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又曰：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

— 心要恒 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

- 心要敬 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。
- 心要正 必也正名乎，正颜色，斯近信矣。
- 心要固 君子固穷。又曰：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
- 心要毅 士不可以不弘毅。任重而道远。
- 心要灵 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
- 心要空 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- 心要大 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又曰：先立乎其大者。
- 心要恕 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- 心要亮 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明也已矣。
- 心要厚 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
- 心要中 中庸之为德，其至矣乎。
- 心要泰 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
- 心要笃 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，行矣！
- 心要远 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
- 心要虚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即远怨矣。

— 心要断 巧言乱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又曰：众恶之，必察焉。众好之，必察焉。又曰：当仁不让于师。

— 心要守 君子有三戒，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

— 心要广 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

— 心要用 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。又曰：君子有九思，观思明、听思聪、色思温、貌思恭、言思忠、事思敬、疑思问、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又曰：恭则不悔，宽则得众。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

— 心要安 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又曰，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又曰：贫而无怨，难。

上述四十种心，都是心的妙用。特引《论语》精句表出，从修身起，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止，没一处不用心。心发于外，如堂堂钟鼓之音，锱然普及，不离乎器，不碍乎器，所以此文名曰《心锱》。

心的妙用，妙在有伸缩，无可无不可，终不失却本来。譬如橡皮，任你如何弄法，可方可圆，随东随西。但一放手，又

恢复原状了。

心是个永远逃不去的东西。放出去，不论远近，如近在目前远至欧美，只同此一转，立刻回来。譬如橡皮条，不问你抽得多少长多少远，一放手，缩回来，仍在此处。因为心是个幻生幻灭、无来无去的灵妙物。

心的本体，大众相同的。如见色闻声，同是一体，独有喜怒好恶之不同，这是个习惯。所谓习惯，就是心的表演。姑举几种如下：

- 贪心：贪求无厌，这是积极太过的。
- 无贪心：此言一切无贪，连应该精进的也懒退了，是消极太过的。
- 恨心：因为贪求不得，怨天尤人了。
- 慈心：是妇人之仁，所谓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
- 痴心：此是糊涂，善恶好坏不分。
- 小智心：用自己有限小见，断谕大事。
- 疑心：因自己的利害得失，看得太重，怕吃了亏，就犹豫不决了。

• 速决心：此性急粗率的人，不问事之是非邪正，率尔而断。

• 暗心：可以不疑而过疑者，世上此等人最多而最可怜，此又名泥心。

• 明心：此言察之太过，反而不能圆满了。

• 积聚心：谓心专聚于一事，看其余皆不可取了。

• 斗心：好争论强辩,反使曲直不分。

• 讼心：此自己内讼，再思三思而不已。

• 无讼心：此太无主张，不能明断了。

• 天心：一切求于自然，不下苦功，待其自得，入于放任矣。

• 人心：此恩怨太分明，人我之见太深，反无生趣了。

• 女心：此是贪欲过甚的人。

• 商人心：此筹虑太周，研究过细，反而失却时机。

• 农夫心：此如农夫耕耘，一一求知，方下功夫，不务远进，但入理想，失却事功。

• 河心：如河水靠两边，而自无定见。

- 池心：如池之无所不取，贪多而不精一。
- 井心：如井之深入，人之思维深刻，令人不测。
- 守心：守护过严，不堪大受。
- 控心：只知利己，不知有人。
- 狗心：得少为足，不肯再进，福薄之相也。
- 党心：好植党营私，以势力为尚，大事利害不计矣。
- 鼠心：好小破坏，行无益之事。
- 歌咏心：此专好文饰，不务实学。
- 鼓心：此急进如鼓，热心太甚，不辨利害。
- 狮子心：胆大妄为，视天下无难事。
- 夜心：此利于夜暗，好独居处，不乐热闹。
- 鸟心：常生惊怖而疑，虽对善友，亦生猜疑。
- 刺心：此心怪恶，令人不安。
- 风心：不定如风，不能专一。
- 水心：偏于过净，去恶过严，反而不净。
- 板心：如板在水中，载物有限，遇多即不受，是自弃也。

- 迷心：糊涂颠倒，不辨东西也。
- 木心：如狠毒而麻木不仁，心不活泼。
- 云心：常多忧思如云。
- 田心：如田之芸除荒芜，指人之好修饰而行无益之事。
- 剃刀心：只光表面，不求根本解除。
- 高心：高傲自大，目中无人。
- 海心：如海之无所不包，要一切尽于我一人。
- 漏心：如器之有穴而漏，言行事不彻底，不堪用也。

心本不可量数，略举此四十四种，总名之猿猴心，因为人心颠倒不定如猴，所以有许多分别。但如何能救呢？只在自己认识病根：一切以摄心为主。摄心于一，然后心能知心，自己一生是非邪正都明白了，社会上一切事业都有办法了。

孔子云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。这三句，实已尽忠恕之道，参透人情，通达至理的了。因为老人的心理只求以心为安，一般人以不受欺为安，少者以得保护为安。如果人人能如此，那么世上人类就无恐怖的了，岂不臻于太平。因此读了《心经》，能以己之心，推及人之心，那世界弥天大灾从

此可以消除，自家办得永久安宁，才是真正消灾延寿。此即我作此文的本意。

现在世上最大的事情是备战，一国家的经济，要提出三分之二或五分之四为备战，你想苦不苦呢？举其备战原因，还是要求国安，初意原是武装和平。不知用武装的因，来求和平的果，真是颠倒极了。今日我的力求消战目的，也是求国安，其价值实过于备战。但是表同情的人，几如凤毛麟角，等到吃了苦，再想到我说的话，已来不及了。

世界上不乏明达之士，然立在敌对线上，连自己的心系也糊涂了。世上的人，几时能认识这个书是无上有一价值的书，那世界去和平就不远了。人的贪嗔心、疑忌心、残杀心，或者也可以稍止了。

我要发明孔子的圣意。先讲如何可使“少者怀之”，此是第一章。大凡少年人有几种心理：

一、少年童孩，心最坦白，脑海里印入东西少，叫他不撒谎，他是真不说谎。只要一次看见人家说谎，他就从此说谎了。

二、少年人心地坦白，性多率真，富于比情，所以血气易于动荡。意志易于摇动。

三、少年人因坦白故，心里存的东西少，因此又富于好奇心，处处要模仿。

四、少年人富于模仿，当有种种比较争胜心。

五、少年人因多比较争胜心，故于是非之见，往往不能自决，再加上性急躁，所以不顾一切利害，易于捣乱。因此必经过许多经验才知道，然而已到中年了。

若欲安怀少年人，必得加以几种安养：

一、养成其永久的道德。

二、养成其定力，使勿受环境而动。

三、养成其体力，勿使有疾病（可阅本刊前载着《金刚寿》一文）。

四、养成其识力，使多经验。

五、体贴其心理，因势利导。一方面制止其盲从急进，一方面要防止其种种腐化。

因此必注重教育，以德育为主，体育为辅，其它技术营生之道为用。至于男女失恋等事，如果注重了道德，此等痛苦也就没有了。

第二章，使“朋友信之”。要使朋友信，必先由由衷做起，最要紧的事是通达人情，而人的地位各各不同，所以情也不同了。信不是单指信实而言，信还要有义，有了信义，方能久长。只因人和人的关系不同，所以义亦不同。父子之义不能用于朋友，兄弟之义不能用于夫妇，并且朋友与朋友，又因关系不同，义亦不相同。

人的本意，没有一个不想占便宜，又没一点肯吃亏，因执住了一个我，双方不肯放松，所以要相争。若人以让为美德，教人人能让。然而让必有法，于是要礼让，而体必有度。于是要有节，有了礼节，自然双方会合，各相退让，不致起纷争了。

就这一点上推想，你只要肯把权利让人，守之以仁义，就无处不可去，无事不可办了。即如国家的制度，千变万化，你一个生意，我一个主见，忽而君主，忽而共和，忽而共产，究竟有什么用处呢？到末了，人民还是痛苦，照样失业。论他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，都是仁义道德；论办法，却是人欲横流，但有治法，而无治人。因无治人，并废治法，所以越闹越糟。

人们行施一个主义，是利用势力来帮助我见，发展他自己的主义，并不是去体会人情，融合众生的心理，去解除他们的痛苦。

人心浮动，不能不去裁制，这并不是压迫他的自由，正是改正他的癫狂，勿使横决，因为好逸恶劳，偷安苟且，是人之常情，势不得不有所限制。但是贸然从外部去限制，仍然是不彻底的。总是使人们观念能够转变，精神上能够平等。观念上如果能够平等，那行之于外，一切可以平等了。譬如有一分能力的人，便尽一分能力，有十分能力的人，便尽十分能力，人人尽其心力，然后得到同等的享受，这便是真平等。反之，如果我们说不管各人原来的能力如何，每人都须尽五分的力，那对于原有一分能力的人是苦极了，而对于原有十分能力的人又舒服极了，这仍然是假平等，不是真平等。所以徒然共了产。

仍然没有多大用处。因为人情每每是自私自利的。现在我们急求人民的享受平等，那政府必须施以极大压制，把人们的自私自利心压住。但是压力一大，人民的自由从此丧失。人民丧失了自由，便要感觉生活缺乏兴趣，更要和政府来反抗。所以政府压制过紧，人民便容易起暴动。但过宽，人民不肯就范，并且人民往往不肯勤劳努力，但求温饱而已，博爱的性能亦不愿意发挥了。所以今后的经济制度，最好是用制产制度，财产人民可以私有，但是政府应加以限制，不得超过一定额数。人民的享受，依他自己的努力和不努力，可以有不同。但是不合

理的享受，一定要限制。无谓的奢浪，一定要严格统制。要使他活泼，不使他放纵。同时政府要奖励公益的事业和学术的发明，这样可以使人民的观念，从往日的自私消费上，转到今后的尚公爱群上。一方面使人民有相当的自由，勤奋努力的情绪不致灭退；一方面使人民的活动方向，有相当的限制，就只能用他的财力精力去做公益的事业，不使用在自私自利的消费事业上。

至于第三章，老者如何安之。惟有以孝为教，使人人有孝养之心，国家再有养老之法。父母不得子女之孝养者，其本人或亲戚，得公告于社会，训诫其子弟。或迟告政府，予以相当之处分。则养老之法，自然而成。此老者安之之法也。

此三章，都是以安心为主。王道不外乎人情，能以我之心理，用于人情人事，如声之镗然普及，世界大同之化，亦基于此。

中国国家，自经邪说横行物质引诱之后，人类奸诈百出，人的情感，已苦到不堪名状。若不从根本解决，再定一彻底办法，则江河日下，更不堪收拾。而各种恶象丛生，日甚一日，孔子云：“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。”极言上不好礼，下必更恶。奸盗之人，将无法去使用了。

人无情义，必不爱国。虽位至卿相，富比王侯，不过多几个秦桧罢了。是做官吏的不可不明心髓。

人无情义，则家庭骨肉如仇敌，争产离婚之案日多。是居家的人不可不明心髓。

人无情义，则在商无信义之人，资产者不敢投资，置财产于消极之地，永不流通，社会蒙无穷之害。是商人不可不明心髓。

人无情义，则在党在会，无忠实之信徒。卖友之事，视为当然。不知廉耻，不明香臭。势必年年清党，刻刻防范，成何事体。是在党会者不可不明心髓。

人无情义，则在军必无忠勇之士，危险更不可言。是军人亦不可不明心髓。

可见无论何界何人，都得以明心为主。心如不明，恶无止境。男不必盗而盗，女不必娼而娼。男盗女娼之世界，其祸害正不忍再说了。

世界一切灾难，皆由恶起，恶由心造。心如不明，恶业不但不止，并且愈演愈烈。故救灾当救因，救因宜救心，救心还自救，自救惟明心。不必求人人皆圣贤，只要善人多几个，风

气改一改，大家明白未来祸患之可怕，求一根本安心法，勿因目前之困苦而行奸诈，勿怨一时之贫穷而行非法，自可保你永久和平。诸位当知近岁天灾人祸，不是近岁的天灾人祸，是人从前造的祸根。平日许多贪心嗔心和那四十多种恶心，污气弥漫宇宙，至少亦造成一个大瘟疫，任你千凶万恶，终逃不出此关。何如多劝大家修修八德，自可消灾延寿，岂非至盛至妙的美事矣。

或问：如何是八德呢？

曰：人要有情义，做到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八个字，锸然发扬于世界。

这是所望于最宝贵、最可爱、最有希望的青年的。

《心鎗》书后·前言

巢生宽甫,随余研究心学,一年以来,诚见精进,读余《心鎗》一稿,鎗然顿有悟入。更反复问难,启发益明。每论及近世心学研究家所得,不外心之作用、心之现象,与心之变化,但终未究到心之本体、心之来源,与安心制心之方法,更不究到性宗云云。即此一语,已极精到,青出于蓝,至可喜也。因属尽其所见,为“心鎗书后”,补余未及,以供同参,更为介绍焉。仁知居士王骧陆志

(本文连载于《觉有情》半月刊第 54 至 61 期 1942 年 1 月、2 月、3 月、4 月出版)